

河南開封縣志

舊名祥符縣

高賢

周

孟軻字子與鄒人受業于子思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軻至梁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以羞先君宗廟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軻曰君不可以言利上下爭利則國危亦有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當是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惠王以爲

迂遠而濶于事情道遂不行

見史記

淳于髡齊人滑稽多辨梁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王與語三日夜欲待以卿相之位謝去

鄒衍齊人著書十萬餘言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

並見史記

戰國

虞卿趙人趙孝成王時拜上卿故號虞卿時魏相魏齊亡走趙匿平原君家秦昭王欲爲范雎報仇貽書趙王令斬魏齊魏齊夜亡過虞卿虞卿乃棄相印與魏齊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畏秦初猶豫未肯見後以侯嬴言駕如野迎之魏
齊已白到虞卿遂流寓大梁不得意乃著書上採
春秋下觀近世凡八篇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見史記

毛公薛公趙人信陵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
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
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
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
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
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

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因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史記公子無忌傳

漢

鄒陽齊人始仕吳見吳王有異志乃去吳游梁陽有智畧忼懷不苟合羊勝公孫詭等嫉陽讒之孝王王怒下陽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

之卒爲上客後勝詭以邪謀獲罪孝王得白全于

漢鄒陽之力居多

前漢書

枚乘淮陰人始仕吳見吳王有異志上書固諫王不從乃去吳游梁與鄒陽莊忌之徒爲孝王客以文辭見重子臯另有傳

枚臯字少孺乘子乘在梁娶臯母爲小妻乘東歸臯母不肯隨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後之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子武帝大喜召見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臯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多司馬相如善爲文

遲故所作少而善于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
相如凡可讀二十篇

並見漢書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好書學擊劍以貴爲
郎事孝景帝會景帝不好賦因病免客遊梁孝王
令與鄒陽枚乘之徒同舍數歲乃著子虛賦孝王
卒復歸蜀

漢書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家世貧賤母欲使給事縣
廷林宗曰大丈夫馬能處斗筭之役乎遂就學三
年業畢博通墳典遊洛陽與河南尹李膺善後辭
歸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獨與李膺同舟

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林宗仕對曰吾
夜觀孔家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
人好獎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衰衣博帶周遊
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
巾一角以爲林宗巾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
故免於黨禍年四十二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
邕爲文謂盧植曰吾作碑文多矣皆有慙德惟郭
有道無愧色耳

見漢書
並府志

唐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李白字太白隴西人杜甫字子

美襄陽人三人俱工詩同登吹臺飲酒慷慨狂吟
人莫之測後人爲建三賢祠

通志

宋

馮元字道宗始平人三世事嶺南爲日官隨劉鋹歸
宋因家開封博通五經舉進士累官國子直講真
宗召講周易泰卦元推君臣交感之義帝大悅仕
終戶部侍郎卒贈本部尙書謚章靖

宋史本傳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祐
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
所以志也旦幼沉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

至相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旦將至
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擢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
任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
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真宗
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常
奏事退日送之曰爲朕制太平者必斯人也尋拜
工部尙書同平章事祥符初議封禪帝心憚旦召
旦飲懽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
旣歸發之皆美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

復異議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會契丹修和西
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事治天下
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久益
信之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何如帝欲相
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聞有南人當國者欽
若謂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旦凡薦人人
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
人所毀以告魯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
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
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間之旦曰屢於上前言師

德名家子有士行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
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
何也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
美彼轉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
準對陛下無所隱亦見其忠直此臣之所以重準
也帝以是愈賢旦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
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旦
儉約所居室陋帝欲更之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及
疾帝親臨問手自調羹藥賜之臨終謂其子曰
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贈魏國公謚文

正

宋史本傳

舊志稱其父祐以修撰知開封府因家此地

錢惟演字希聖浙江錢塘人父吳越王俶歸宋賜第

開封因家焉惟演少有俊才累官兵部尚書樞密

使天聖中改崇信軍節度使卒于官贈侍中謚文

僖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從弟晃及易晃進士累官

右諫議大夫易累官翰林學士

宋史本傳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知崇陽縣一吏自庫中出

規其鬢傍有一錢詰之庫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

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

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

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自號垂崖贊曰垂則違
俗崖則絕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詠登太平八年
第嘗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望無如李公沆深
沉有德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無如寇公準當方
面之任詠不敢辭官樞密直學士出知成都府時
李順餘黨寇掠民多脇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
里曰前有李順脇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
可乎先是城中屯兵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
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
月得米數千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

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轉禮部尚書

元新

謂章三上出知陳州

宋史本傳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三歲而孤隨母適長白朱氏從其姓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歸必記其語於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母卒始還姓更名曼殊知應天府聞其名召至府學服除薦爲秘閣校

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嘗推其
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
每歲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尙
風節自仲淹倡之嘗自謂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鎮延安夏人相戒曰毋以延
安爲意小范老子胸中有十萬甲兵不比大范老
子可欺也元昊反仲淹與韓琦開府涇川邊上謠
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
賊聞之驚破膽召拜參知政事與韓富二樞並命
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弭

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夷簡放逐者四年及召還天子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已任然規模濶大論者以爲不可行會邊陲有警因請行邊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又免府州商稅乃詔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壽州病甚請潁州未至卒謚文正封楚國公仲淹外剛內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爲政尙寬厚所至有恩邠慶